

总归可以解决”。

而对于长寿秘诀，他有自己的看法。“我说生命在于运动，不仅仅是四肢，头脑也要运动。”他说，自己一直坚持思考，除了研究需要，也是为了保持头脑的活力，“所以我劝老年人，一定不要再有安享晚年的想法，安享晚年是‘毒药’啊！”

“回首前尘，多少欢欣，多少惆怅，俱往矣。而今乾坤转，万里晴空，江山如画，从头做。”大学毕业 50 周年时，他在清华十一级纪念刊中撰文写道。而今人生到了一百岁，对他来说，这又是人生一个新起点。

（转自澎湃新闻 2016 年 10 月 9 日，周航）

陈章：清华是我一生的牵念

○张 铮 王可欣



手持清华学籍卡的陈章老学长

故事起源于 2015 年国庆期间一次普普通通的家庭聚会。居住在北京、已经 80 岁高龄的 1954 级清华校友陈凡老先生一家和在天津的姐姐一家前往广州，探望已经年届 89 岁的哥哥陈章一家。一大家子人在团聚欢乐之时，陈老先生偶然向毕业于清华的弟弟陈凡和侄女婿、1990 级清华校友姚祥毅问了个问题：“我算是清华人吗？”从未听老人说起过自己与清华还有渊源的姚祥毅对此认了真，听老人讲述了自己和清华的故事后，他委托在清华工作的同学到校档案馆查找。可谁知道？

陈老先生 1946 年入学的学籍卡和进入清华后的成绩单就静静地躺在那里，可是所有成绩单都没有成绩……这些穿越岁月来到面前的证据揭开了年近九旬的陈老对清华跨越 70 年的牵念。在温暖的广州，刚刚从病中康复的陈老先生向记者讲述了他平凡而波澜壮阔的一生。

陈章出生于广东省云浮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，原名陈璋，汉字简化后改名陈章。他是家中的老大，下有一妹一弟。1946 年，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刚刚从西南联大复校的清华大学，并同时考入了广州的中山大学。由于战乱，贫寒，他带着母亲给他的两只手镯，姑娘给的几百块钱，在香港乘坐太古轮船北上，途经上海、青岛、天津，辗转来到北平清华园。可是，入校不到一个月，他从同乡口中得知，母亲在他刚刚离家时就去世了，但家中怕耽误他的学业一直瞒着消息。

母亲突然病故，且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，让陈老异常悲痛，特别想到年幼的弟妹无人照料，更让他无法安心就读。遗



50年代陈章（左）到清华看望弟弟陈凡，在大礼堂前合影

憾地办理了休学手续后，他匆匆返家，告慰母亲在天之灵。但弟妹尚小、家境困难的现实阻止了陈老返校，遂暂时就读于他考取的另一所大学——中山大学，毕竟这里离家近啊。在那里，他找到了曾在西南联大执教的语言学家王力教授。思念清华心切，他恳请王力教授帮他写一封信给负责公费事务的褚士荃先生，说明他的情况，申请减免学费。因为只有这样，他才可以重新回到日思夜想的清华园。

时隔70年，陈老先生还记得王力教授在信中深情地请褚士荃先生“黔其境遇”，并得到褚先生的批复：“公费可于到校之日照发。”但当时华北战局日益紧张，陈老父亲的故友承诺资助他的返京机票没能兑现，因此没能踏上返京的路。陈老万万没想到，跟还没来得及深交的清华园这一别，后会竟是无期。当年清华园的一草一木、每一节课、每一位老师，都成了老人心中最珍贵的记忆。这也是为什么档案馆留存的陈老当年的成绩单上，各科成绩都是空白。

陈老当时就读于工学院的机械工程

系。聊起当年的任课老师，他的眼里充满了崇敬：“教我们英文的是梅贻琦校长的女儿梅祖彬女士，教体育的是马约翰先生，教语文的是吕叔湘先生，教投影几何的是褚士荃先生……”他细数当年大师们授课时的风度和神态，仿佛回到了70年前他坐在课堂的情景。短短的一个月内，陈老与各位老师见面次数不多，但他们的仪容神态都埋在了他的心底，不可磨灭。陈老特别提到马约翰先生，他说“马约翰被毛主席称为‘全中国最健康的人’，当时我们年轻人怕生病，每天早上都会到体育场跑一圈……”

其实，陈老与清华的缘分在高中就埋下了种子。当时他是村里读书最好的孩子，高中先就读于附近最好的肇庆中学，后转到罗定中学，再后来由于日本的侵略又转回云浮中学。在战乱的年代，他和同学们躲到山洞里点着油灯念书。初中的时候他们组织读书会，读高尔基的《母亲》，巴金的《新生》《灭亡》等经典著作。高中二年级暑假的时候，18岁的陈章就被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发展成为一名党员。因为需要高度保密，陈老只能与李森即他的监誓人经由地下交通站秘密地进行单线联系。在陈老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和中山大学时，党内有人提议将陈老留在云浮，但李森坚持说：“国共大局未明，未来五年可能还会是混战的状态，你一定要去清华，这对你的一生、对你未来做党和国家的工作都会很有好处。”

1946年8月，陈老动身北上清华，李森曾交待他说：“到了北京，如果有人对你说‘森哥（指李森）介绍我来找你的’，你就跟他接头。”但陈老在京时间

太短，还没来得及与组织接触就回到了广州。在采访过程中，陈老跟我们讲了一件他一生都没有想明白的事：离京南返时，在京津火车上，有一个人主动找到他，邀请他到天津后留宿家中。“雪中送炭啊！我当时人生地不熟，又没有钱，如果不是他留宿我，我只能露宿街头”，陈老激动地说。解放后，他回到北京工作，曾按照当年留宿的地址寻找，却再也未能找到当时收留他的人。据陈老推测，他虽然没能来得及与北京的地下党组织建立联系，但很有可能地下党曾派人照顾他。当然，这段历史的真相恐怕再也无人能详述其本来面目了。

没能返回清华园的陈老，抱着遗憾继续在中山大学读书，地下工作也没有停止。大三那年，党的地下工作暴露，国民党派人去学校抓捕进步学生，党组织立即通知有关学生马上撤离。“国民党警察破门而入的时候，我们正好从后门跑掉了，”陈老跟我们讲述了当时惊险的情景。离开学校后，他经香港到达惠阳（粤东游击区），成为粤赣湘边独立教导营的一名战士。1949年广州解放，他随军返回广州，被分配到华南分局组织部干部科做具体工作。

1950年6月25日，朝鲜战争爆发，陈老说：“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日子。”之前他响应党组织的号召，带领39名同志从华南分局出发，乘坐七天七夜的火车到达沈阳，支援东北解放后的建设事业。在东北工业部基建处，他把满腔热血投入到祖国建设的第一线。东北工业部撤销后，回到北京，进入重工业部，又于1954年调到冶金部建筑局技术处。同年，被他接到北京的弟弟陈凡

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，而这时他的妹妹正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，陈老就靠着自己的工资全力资助他们完成了学业。那时，陈老经常会到清华园看望弟弟，“我很爱我的弟弟，他上清华受我的影响很大，他能就读清华，也是对我最大的安慰”，陈老抚摸着当年与弟弟在写着“清华园”三个字的清华园牌楼（即今之二校门）前的合影欣慰地说。

此后，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让陈章老先生备受煎熬。陈老似乎不愿提及这些，他的儿女告诉我们，“反右”运动中他不得不离开妻儿，先后被下放到武汉和内蒙，做修理工、住干校。“文革”过后，他又投身到唐山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。将近晚年，终因思乡，于1983年调回广州。谈及这些经历，陈老动情地说：“我党是光明的，是伟大的，虽然犯过错，但是母亲犯错嘛，孩子依然深爱她。”

回望清华百年，有很多杰出校友在校史上留下了光辉的名字。虽然陈老在清华只学习了一个月，但是他也和其他清华人一样，将“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”的校训深深烙印在心里，实践在自己的奋斗历程中。他一生不懈的奋斗、对祖国和人民的奉献，都是在践行着清华精神。清华精神并不是抽象的口号，并不是印在墙上的标语，而是实实在在的、鲜活的，在不同的年代都有着活泼的生命力！每一个由衷热爱祖国和人民、认真对待事业和工作、忠诚守护家人和朋友的清华人，都是清华精神最具体的诠释！

让我们祝愿陈章老先生健康长寿，阖家幸福！